

請纓日記

卷拾



飲
00557

請纓日記卷十

灌陽 唐景崧

維獅

景崧

六月初三日香帥來電和約已定景軍裁六營留四營
並黃守忠二營是時勤軍萃軍俱裁香帥皆捐賞銀兩
景軍裁六營賞三千兩憫其苦戰也

六月香帥寄到與總署往來電信及電奏與所奉電
旨錄後總署五月二十五日電香帥法使已到京會約
據稱彼國領事及商人教士等擬即赴粵希飭地方官
於法人到時照常接待保護以敦和好有香帥六月初
五日電總署前奉署電法商教欲入粵即告各將領及

地方官皆不願僉稱宜稍緩粵正裁勇又值水災澎湖未退閩尙未有法人入口教士驟入必滋事保護難周難當重咎當令稅司賀璧理轉致法領事暫緩俟曉諭軍民妥貼再屬賀知會渠欲先修領事署允之既歸和好宜求相安鈞署自未便拒其所請以外省形情不便爲詞彼當釋然之洞肅歌總署六月初七日電香帥歌電悉進呈和議定後法一切遵約其教士赴粵未便阻止希卽出示曉諭解釋羣疑嚴申約束勿以不能保護等語授人口實遵

旨電達陽總署六月初八日電香帥陽電想已達昨准

巴使照稱兩廣尙未照行與上年七月

諭旨相背主教緩期八日實難再展等語卽照陽電妥辦迅速出示曉諭勿再阻止務於八日內將教堂教民房產去封歸還勿延別生枝節並電復齊香帥六月初九日電奏法教入內總以中國海面無法船爲斷今澎湖未退閩省未令法入軍民皆知眾怒未息法商教遽欲入粵似非定約本意目前裁勇數十營被水災民數萬教士驟到各屬必易生事教入粵西尤多不便商之文武僚屬將弁皆曰不可英領事賀璧理日擊情形亦深謂緩來爲宜前託稅司商法領事緩入以期安穩意

似相信允緩八日年來體察洋情若由外省辦較易商量不止一端彼不過姑聳巴使向總署妄求以圖嘗試若以外省難辦謝之臣之洞當屬稅司或他國領事婉致熟商務求妥善上紓

宸廑總之法人氣餒力做沿海及各國皆知斷不敢再生枝節粵省法並無商傳教何爭此數日此乃得步進步若彼兵船尙據我地遽令教士入口流弊太多且中國示弱太甚轉爲各國所輕伏懇

聖明熟思並垂詢北洋

敕其妥籌必能商辦臣之洞爲防患息事起見實無與

去年

諭旨相背之處請代奏之洞肅佳六月十一日電

旨張之洞奏法教入粵流弊太多示弱太甚等語傳教載在條約上年七月降旨用兵當諭令保護法國教民現在基隆已退被虜弁兵均已收回法使業已到京教士照約入口有何示弱澎湖尙未退出正以雲督撤兵稽遲爲藉口若再因阻教入粵別添枝節以致澎湖久踞不退其爲示弱不更甚耶此等緊要關鍵豈能輕聽僚屬將弁之言有意阻撓如地方莠民藉端滋鬧全在該督嚴飭彈壓果能實力奉行何至生事賀璧理致法

領事信有法商教入粵粵督不願等語何以向該督言亦謂緩來爲宜恐不足據張之洞速即出示曉諭准令教士入口以昭大信勿得再存意見轉啓羣疑設有僨事惟該督是問欽此香帥六月十二日電總署遵旨即日出示准教法入果能即退澎湖惟恐入粵不速耳之洞肅文香帥六月十四日電奏已遵

旨出示令法教入口前據英領事嘉托瑪稅司賀璧理商法領事已復允緩十日旋接吳宏洛自澎湖電澎湖法船十一日辰初全退閩電亦以退告今澎湖既退其來遲早自可聽之亦不拘定十日請代奏之洞肅願香

帥六月十四日電奏劉永福離保勝中國事事如約北洋電林樁函告巴使謂越民內亂由粵帥主使謬妄太甚粵爲調劉勞費無算以後甚費籌畫彼力不足以服越節外生枝越服法拒法皆非中國所能使岑奏越眾據壘此實情黑黃旗餘眾陸東環王玉珠湯宗政朱冰清劉文謙劉志雄黃俊芳梁茂林謝炳安及葉成林等頭目十餘今皆棄劉自雄岑五月朔電甚詳劉四月電聲明諸人現紮紅花江一帶與該提督無涉證以岑電可信本月初六洞已驛奏在越法兵多病歿拒法者西路宣興以西十餘股越官阮光碧等越民王梅孝等游

勇陸葉等約兩萬東路諒平以南七八股越官黃廷金等越民阮秋河之妻等游勇梁正理等約六七千四月內阮民在北甯獲勝入其郭五月內湯五在丹鳳獲勝越回委員雲函桂探甚晰皆與雲粵劉無涉謹詳陳以備法再生波總署可與駁辯總之法船退澎湖而不同國仍分泊中國海面不過無聊纏擾仍爲越事望朝廷察其計狡而力審其技自窮請代奏之洞肅

六月十四日接彥帥書謂越民二萬人與法戰於臨洮大捷

六月十五日香帥電總署六月十二日來電奉

旨岑毓英電奏劉永福已抵文山縣料理赴粵等語法人在澎專候雲省撤兵消息現在劉永福已將赴粵雲軍亦概入雲界法人自不能以此藉口辦理尙合機宜前據張之洞電奏有已許劉永福帶二千人可任安置之語日下該軍舊部不滿五百著於遣營游勇內添募合成二千人飭令迅赴思欽一帶由張之洞妥爲布置毋任在雲逗留以免別生枝節欽此

六月香帥寄到本月初六日奏彙錄後

奏爲提督劉永福一軍遵

旨飭令內徙歷次籌辦現在飭催各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於二月二十三日欽奉二十二日電
旨法人現來請和於津約外別無要求業經允其所請
等因欽此同日又奉電

旨劉永福一軍必須妥爲安插等因欽此臣查津約第
一條有無論何人侵犯北圻中國均應保全護助之語
法人此條之意即指劉永福而言法與永福雠衅山積
永福不去越則法人必不相容中國既不能違約而助
永福然永福曾經授職統軍爲

國宣力亦斷無代法人翦除之理惟有令其去越則葛
藤自解既可結束款局兼可保全猛將其時適接雲貴

督臣岑毓英咨電謂永福遣弁來粵募勇意欲東來就
饗該督詞意甚以永福離滇赴粵爲喜此臣調屯思欽
之議所由來也嗣經委員孫鴻勳等齎文赴越傳達停
戰撤兵

諭旨該員親見永福剴切宣諭據永福面稱感激

天恩深願內徙惟在越年久部多累重但求妥爲措置
俾得成行委員帶回一稟內有請示數條一求帶舊部
三千人入關一請給木質關防以資統率一歷年軍士
戰歿者家屬皆加收養約有數千家義難棄之此項丁
口求爲安置一歷年出力傷亡將士乞臣之洞奏請

卷十
六
獎卹一積年礮械甚多乞爲設法運致一備言保勝險
要擬令其子通判劉成良留守其地以固滇防等語臣
體察情形若不許其統帶數營則心不自安又似置之
閒散必不樂於內附多帶越眾則其部下不盡馴謹恐
日後轉爲永福之累因岑毓英咨有劉部並招回黃部
不過二千人之語故許其帶一二人如得力舊部不
多數百亦可不必勉強湊數以少爲佳入關後必令募
足五營關防許其入邊發給其餘眾丁口則令給資留
越安業謀生獎卹則允爲上請器械則告以精者酌帶
麤者稟商岑毓英酌辦內地精械甚多毋庸搬運勞費

至其子劉成良留越一節則駁飭不准以前餉項目前
取費則咨照岑毓英於解到劉餉從寬發給當經逐條
批答並咨岑毓英轉飭酌辦兼令唐景崧加函催促各
在案獎卹一條當經電奏仰蒙

俞允由臣奏請種種招徠無非欲其速入邊關早定款
局復派總兵馬宗駿州判孫鴻勳等再往敦趣乃接岑
毓英函答但云五月中啓行唐景崧接四月二十七日
來信亦無准期而法人方且坐踞澎湖以待保勝之退
嚴旨屢下

西顧憂勞若再遷延相持成何事體查永福征戰越境

二十餘年根深抵固一旦盡棄故壘重覓新巢實非容易自法攻北圻以來越官率多依附永福聞其內調咸詣委員請留今滇軍已撤越人糾眾拒法者甚多更必藉永福以爲固雖永福左育敗後部眾多離而其積威虛聲尙足悚動法越法酋勃里也及五畫以外兵官日向委員探問永福之去否以臣揣之大抵永福一人甚願內徙而難免不爲部將所累越人所留不來則懼負朝恩來則重棄故土是以動多牽制大有進退維谷之情昨據永福二月遣來募勇之營官劉正興面稱接永福信知已將貲產陸續變賣遷移如因道遠累重猝難

赴粵亦必讓出保勝就近先移滇境等語惟是廣越相去二千餘里該軍實情殊難遙度岑毓英近在咫尺其撫馭機宜可以隨方因應宣慰操縱似尙非難臣又嚴檄永福令其迅速啓程遵

旨先入雲境再擬東行一切措置之法疊次函檄批稟俱已周詳其有未盡事宜變通辦法令其就近稟商岑毓英酌辦不得以聽候粵批爲詞亦毋庸俟委員到彼致稽行期並函致岑毓英永福應帶若干人先到何處屯紮餘眾若何安置輕重礮械若何運致或竟難赴粵只肯稍移至滇邊地界悉請該督就近裁酌並屬察其

是否果能離越如實有爲難之處亦令其切實稟復飛
速奏達上聽

聖裁所有催調劉永福近日情形除隨時電奏外理合
繕摺具奏如有

諭飭辦理之處仰懇先由電

旨傳達俾臣早得奉到遵行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再頃接劉永福五月初一日來稟據稱現已檢點雜物

挑選三千五百人整隊待發專待前稟批示請派員設
法搬運軍火並稱岑毓英擬啓程日給銀壹萬到粵後
給銀貳萬如此時能發三萬兩則路費有資否則頗難
措辦遽難起程等語旋接岑毓英五月初八日咨據劉
永福稟稱束裝以待決無再延縱或偶有稽遲亦必先
行移駐南溪用踐入關之約請發給關防並咨行兩粵
沿途州縣庶無阻滯均已批准等語查屢次滇咨俱稱
收存劉餼六萬已付三萬兩尙存三萬覈計粵解劉餼
由滇軍轉交者尙不止此數無論後批到否此項固已
足數岑毓英兩起分給之說當係以此堅其行意臣已

電屬寬給其人數多少滇電力言只可帶數百人多則恐沿途滋擾至搬運軍火陸運太費水路經由法境亦多窒礙兩節臣均復以聽岑毓英酌度惟是兩文相距數日饟項則滇給少而所望者多人數則所請多而許帶者少礮械一節未經議及據劉稟則所待尙奢據滇咨則行計已決情事參差竊恐仍非定議或係永福未敢久延而諸多未定故姑遷至南溪以俟後命亦未可知查南溪在保勝西南隔江七十里地屬滇境果能先移此地徐圖安置亦可免法人藉口較之遠徙尙可從速至此地是否相宜應請

敕下岑毓英妥籌飭辦理合附陳伏祈

聖鑒謹

奏

再據劉永福四月閒稟稱該提督舊部員弁營官黃俊芳謝炳安陸東環劉文謙朱冰清梁三劉志雄練忠和王玉珠韋高魁鄧遇霖梁茂林等十二人哨弁黃爵元等十人均係另投別軍現紮越南紅花江一帶此項舊部隨別營不同進關者日後有無事故與永福無涉等語又接岑毓英五月初一日電稱劉團自左育潰後逃歸阮光碧玉珠湯宗政三處不下千人朱冰清劉文

謙劉志雄等帶歸何元鳳六百人又黃俊芳梁茂林陸東環謝炳安等各帶各部歸覃修綱張世榮又千餘人所存不過數百人謬爲大言該督過保勝詰之等語體察永福來稟之意殆深怨黃俊芳等各樹一幟不肯附從知其散處越地將來必爲法梗意在聲明已投他軍以免後累岑毓英此電之意蓋力斥永福之非謂其不應大言部眾多人求索重饟然電稟互證是以上諸人現不在永福部下尙屬可信查近日越地游勇義民結營拒法者蠡起諒平一帶華越約六七千人宣興以上華越約二萬餘人大率越人自知必遭法虐又已習見

法兵伎倆故連結游勇供給糧米與法爲難恐非法人一時所能安戢亦非中國之力所能措處永福能速離越入滇中國卽已踐言此外只可付之不問故永福之部眾漸離在永福則爲失勢而在中國則甚爲有益誠恐法人強指爲永福部下藉口刁難謹先陳明以備總署辯論駁折理合附陳伏祈

聖鑒謹

奏

六月余函電香帥陳邊防事宜香帥復電函電並悉足下志甚壯心甚深惜其時非也

朝廷果欲攻法定越廣桂兵食合爲一家統計盈絀汰
駑留良號令一賞罰平諸君謀之鄙人贊之盡收北圻
以一年中國雖貧尚可支鄙人雖劣不敢辭也今中
樞堅持和局想暫無敗盟決戰之事久遠戍守勢不能
多宿重兵洞大爲饑所困僚屬詆之粵紳怨之司農憎
之省事省錢便好此時只可相題行文饒已飭運局籌
措望妥辦

七月記名提督貴州安義鎮總兵陳嘉卒於龍州陳嘉
號慶餘廣西人蘇軍門部將驍勇敢戰桂邊諸軍無與
匹者勞傷病死關內外莫不惜之

七月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著派鴻臚寺卿鄧承修馳驛前往廣西會同張之
洞倪文蔚李秉衡辦理中越勘界事宜並著廣東督糧
道王之春直隸候補道李興銳隨同辦理與鄧承修隨
帶司員一體馳驛前往欽此同日奉

上諭著派內閣學士周德潤馳驛前往雲南會同岑毓
英張凱嵩辦理中越勘界事宜並著五品卿銜吏部主
事唐景崧江蘇試用道葉廷眷隨同辦理與周德潤隨
帶司員一併馳驛前往欽此

七月二十五日 母壽電信叩祝將士製錦稱觴爲壽

聞李護院

授廣西布政使

七月二十六日接香帥二十四日電軍火東易西難王鎮軍火可概留付唐主政無論前後膛槍彈藥俱不必帶赴高州以陸運勞費切要香帥此舉具有深意後李護院尼之乃繳歸西運局

七月二十八日電香帥議赴滇事宜

八月二十一日香帥電奏唐景崧奉派隨勘雲界查景崧帶六營防下凍土州一帶當高平衝高平太原游勇方盛議界必多棘手內竄亦甚可慮若景崧入雲所部

無統且保勝定界斷難速辦景崧前攻宣光乃在越境雖會雲軍距雲境尚十餘站景崧習桂越事在桂界似更有益可否

改派景崧隨勘桂界其雲界另派他員伏候

聖裁洞爲邊將難離起見謹請

旨請代奏之洞肅馬

八月二十二日奉電

旨張之洞電奏已悉唐景崧著仍遵前旨赴雲南隨同周德潤辦理界務其所帶六營著張之洞派員暫行統帶所請改派該員隨勘桂界著毋庸議欽此

八月二十六日電香帥商起程部署防營事宜香帥復
電勘界尙早雲界尤早尙有要事煩閣下且緩行等語
九月十七日接王佑選京中來書娓娓千言雖尋常酬
應而氣息雋雅愛而錄之書曰別來四載靡日不思執
事指麾旗鼓威振殊俗奏績邊庭凡天下有血性男子
莫不仰望聲威思親丰采而不可得運何人乃荷執事
於訓練餘閒遠承垂注迭賜手書榮幸何極自古豪傑
之興未始不由人事即如麾下閒關絕域之始天時人
事未識何如卒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使黠者馴強
者讜當其始事在麾下固知其必然旁觀者莫不動心

擣舌然後歎向者覓句堂中從容文酒其相期許者不
過作數十篇絕好詩古文詞附昭代文人之列其爲知
足下者可謂微乎微者也吾家右丞有言賤日豈殊眾
貴來方悟稀其在素習且然信乎知己之難言也罷戰
安邊

廟謨深遠然老龜當道自足奪島夷覬覦之心來諭謂
爲

國體計爲桑梓計具服公忠偉抱度越時賢傾聽下風
爲之一王周生霖閣部奉

命臨邊運欲從游一以快壯游一以習邊事所尤深願

者可以藉親丰度敬拜軍容伸數年來積思之切乃言之較晚不克成行其爲悵惘殊未可言喻天涯翹首握晤尙遙麾下掉厲於長途賤子委蛇於寮底雲泥之感縱未敢言參商之路何時可並運自客冬入都閉門息景游樂全非回首舊歡了不可續不敢謂長安城裏絕少名賢祇以憂患之餘神形都索即閒一展卷亦不知於意云何意興如斯尙敢於酒國詩城少爲馳騁即春卿丈相去咫尺往還尙稀他可知矣同署疇丈鶴老皆老健如昔儼直之暇時一談藝同鄉則近延左幼鶴課讀猶子阿龍朝夕聚首子石見過時多李子和先生公

子文石名葆恂少年英俊博雅能文爲近年新交中畏友不可不告君知之朋友之樂止此松琴緘札時通月二三次襟抱似尙寬闊昨郵寄手書許氏說文至爲精美欲肆力箸書規模已具者爲經史地理韻編造端宏大觀成自尙需時前有書來約運共爲小詞奉題執事請纓圖渠亦有長城飲馬圖擬求大筆嗟乎同是圖也其境地相去爲何如耶又豈當年覓句堂促鄰時所能逆睹者耶而運從宦則無功箸書則無學飢餐倦卧年復一年鏡裏塵容漸非青髻不惟抱慚知己思之亦極難爲懷加以唇鼻之患迄今五年未嘗見愈盛夏差可

秋風漸厲故態即萌與藥裹爲緣者已將二千日室人
病體頑劣日甚往時悠悠不識內助之謂何近始知日
用飲食之細真有非內莫助者弱息已長尙未相攸前
年在沛仲培家兄以其第三子名瑞周者爲運嗣年已
十七童心未化復性不能讀人生祇此哀樂所處若斯
懷抱可想足下知我毋俟贅言也故鄉水患爲五百年
來所無桑梓松楸關懷曷極京門秋燥萬分棚陰簾底
尙嫌消暑無方翹首旌麾日勞勞於瘴鄉風雨閒何以
耐此二十五日師母榮慶春丈豫日稱觴酒歌竟夕運
以久病斷酒是夕亦爲盡醉當酒酣耳熱時又不禁南

望蠻雲爲君臆鞠也是日得讀執事電音亦是一快禹
卿之變痛駭良深同儕中學問官階俱爲首出中途遽
折不僅爲執事傷弱一个而已舍閒弟姪輩應南北闈
試共有五人如能得一則明歲春官之試決不再爲馮
婦人生即無他長亦安能終身逐逐作逢時伎倆與乳
臭小兒較量得失也仲兄居沛伯兄居江西宦况平平
猶能自給長安薪桂視昔蓓蓰但祝兩家兄佳境日臻
或者乞米太倉不飢臣朔耳夜窗草此凌雜無端聊當
昔年篝燈對語觀可也鵬運頓首余髫年聘王氏爲佑
遐胞叔祖之女未娶而天王氏在桂林曰燕懷堂科第

輩出 先大夫課讀其家者十年佑遐尤爲烏衣佳子弟也惜有鼻病然盲左腐遷名雄千古况鼻也何害將以此慰勵佑遐

九月初五日香帥電李護院唐主政維卿在桂邊大有益洞奏請改派勘桂界未蒙

允准惟保勝難通雲界難勘至速亦須半年後事竣無期景軍無人統率粵饑十分艱難萬口詬病暫將景軍裁三營留一營並親軍百名哨官有得力者准留十名差委俱支哨官薪水姓名開報赴雲宜帶親軍往各營裝械仍存勿繳他日差竣如

朝廷仍倚以邊事增兵不難黃守忠兩營留計景軍本部黃部共三營暫請李護院節制調遣並令唐牧鏡沅照料前函底營法甚善所留卽分爲兩營管帶官姓名電示洞歌

九月初六日香帥電李護院蘇督辦唐主政洞前奏令劉屯瓊州

旨令見劉後察看再酌劉未有定所未便遽令率眾來東茲令留軍於邕該提督輕騎赴龍欲請鑑帥及子熙維卿察看籌商距南甯數十里有便於暫屯營處否卽示復洞魚

九月十七日香帥電奏委員孫鴻勳等稟劉永福在南
溪待粵員到詳論一切八月初四日始啓行分隊三起
入桂約九月半到南甯飭劉部暫駐南甯永福輕騎赴
龍見李蘇詳察商辦唐景崧與劉契擬請
飭唐暫留龍月餘與劉籌商庶可周妥劉新入關部下
頗雜必令情通心安乃能相處周大臣到雲界尙早約
十月底法領事亦言雲界恐難速勘或先辦桂界雲事
既緩唐晤劉再行必不至誤勘界撫劉甚有關係不敢
不詳慎請

旨遵行請代奏之洞肅霰本日奉電

旨張之洞奏擬飭唐景崧留龍月餘與劉永福籌商等
語著依議行商定後即速赴雲南隨同勘界欽此

九月十八日香帥電李護院蘇督辦唐主政處劉之道
留越不問上也滇邊次也思欽歸順則鄰越南甯則內
地皆不宜不得已乃思屯瓊又其次也留越法不許屯
滇岑不許處粵邊必生衅處腹地必累劉洞皆不敢允
處瓊內意又多慮如何而可望籌示思欽之議乃洞爭
甌脫阻桂商時語中法旣鄰時勢迴別現委方道長華
赴邕經理該軍營務以資鈴束論導洞巧

九月二十五日電復香帥安劉之策腹地則擁兵無名

近法則慮召禍惟歸順稍宜地僻未必通商且牧馬現有游勇法難卽至又距越境兩日程令劉屯城外數十里名曰防邊而不與法鄰否則仰饟於東徑調東亦長久策祈決定一處示以必往實毋庸查看無可籌商也陳文圻函稱劉抵百色執意不赴龍設彼竟不來不獨崧在龍坐候無謂且劉冒跋扈名則處劉之道愈難不如崧取道南甯與晤妥籌安置順道赴滇實則鑑帥亦不望其來龍若必欲其謁蘇李面勸或可行崧徑本日香帥來電南甯電劉部於二十四日已到遵紮石埠甚規矩劉亦將到電請閣下籌安劉處未復望速酌示大

約劉及所部可隨宜安置其孤寡老弱家口惟有處之桂境無各處攜帶之理劉電不欲赴龍已復電促之閣下可電致開導洞有

九月二十六日電復香帥有電謹悉細思安劉策上思州亦好是其本鄉距越界亦遠其孤寡老弱可安置於此然劉部終不如調東若在桂邊則歸順與上思無疑義矣已兩函促其來龍昨請赴邕相晤深慮其不來更滋物議欲面勸之祈示可否不然則派員往促之崧寢本日香帥來電鄙意令鎮瓊屢電言之

中旨謂瓊孤懸宜慎令到後察看再審度

卷十
朝廷未允鄙人如何敢定尊意謂瓊妥否即復上思歸
順護院皆不允總之劉必調東如瓊必不可或屯廉以
備由廉襲邕陸路庶免虛糜總須奏准乃能定由邕赴
廉較便免大隊到廣州徒勞擾也劉是否肯赴龍姑俟
復電再計閣下就見亦是一策其孤寡家口皆桂人留
西爲便並酌復洞寢

九月二十七日電復香帥瓊孤懸劉難當一面且番舶
往來地恐不宜廉亦太近海劉部現無多不如決計先
調赴廣州再酌地處之孤寡老弱應留桂第不知鑑帥
意又如何崧感

九月二十八日越南翰林院侍講學士黃如珠來見談
越事甚詳見上香帥書書曰昨奉電諭

敕准留龍月餘應即欽遵候辦劉事界務蒼茫誠不卜
何時辦結令人悶損關外蠻觸相爭正未有艾頃接見
越官黃如珠齎有國王密詔號召北圻其言法越戰事
甚詳錄陳鈞覽據稱五月二十二日法駛四大兵艘泊
順化口要國王出議事王不出乃索輔政大臣宗室阮
說出阮說謂王曰王出不測不出則要求亦靡有已宗
社危在旦夕不如戰戰而存幸也不勝亦亡而已矣乃
給法人遲一日王出見遂集兵突擊之戰一晝夜殺傷

相當法折數酋繼以十四小輪進越兵不支阮說乃以
三千人奉王夜遁於廣治省之甘露地方而故王阮福
時八旬太妃及其妃猶在宮中也法入都焚毀宮庭脅
阮福時妃書召王仍以保護爲辭曰王不來妃當死妃
潛函王勉力復讎不可歸我死無憾王謀走清化法以
重兵截於乂安乂安民麇集勤王六月二十七日與法
大戰越死萬人法斃二千有奇橫屍山積路爲不通王
仍駐甘露法亦奪氣而法所立各省官已羣起刃之王
欲赴牧馬因聞諒牧有豪傑足用且近可仰庇於
天朝惜法兵截興化江不得渡他處愈不可行等語又

云越南王印被毀王遣員呈報雲南廣西督撫請
旨另頒該國君臣顛沛流離不肯甘心俯首於腥膻之
下聞之傷心想公亦必南望而咨嗟也越人輒以軍火
爲請而慮者防閑甚至怵以危言豈知景軍區區麤笨
之器卽全舉而畀之又豈在彼虜目中旣自予之有咎
則自當之又何肯累及他人豈非過慮耶

請纓客曰阮說聞有膽識敢任事爲阮氏宗室之最賢
者自奉王出走遂率兵三千人從臣數十員銀二十萬
閒關千里避於三猛山中三猛與雲南接壤阮說於光
緒十二年七八月閒抵河陽時華人劉煥棠擁眾萬人

據保樂州阮說檄之來授以宣光布政使並給金錢三百枚犒賞部卒入馬白關謁岑宮保余適在河口汎勘界不得見阮說致書曰久聞恩公大名前者駕泣下都惜未獲晤恩公爲我下國謀者至矣盡矣下國君臣同深感泣說不肖不能保守都城爰奉幼君流離瑣尾至於荒漠冒險入關叩乞

天朝垂卹下藩惟雲南岑宮保廣東張督堂及恩公能籌所以救之云云岑宮保畀以路費二千金入粵

十月初一日香帥電寄籌邊設奏大略屬爲參酌略曰一建閩西提移駐龍州新設龍州關道亦駐龍轄太平

府增柳州鎮備腹地酌撥數營隸之一留兵除腹地外邊防留勇二十營饒照桂章並軍火各費月需饒五萬勿改綠營染習一汰卒桂多伏莽舊勇難裁一防所申五路屯營十二憑祥中中營二南關中前營五甯明中後營一油隘中左營二下凍中右營一東二路屯營五思陵東右營三思州東中營一上思東左營一西三路屯營三下雷西左營一歸順西中營一小鎮安西右營一歸鎮營少爲險僻兩思州營少爲近東省思甯喫重爲扼那陽來路一籌饒除本省釐金外請部撥饒三十萬考成昭西征例礮臺軍火另奏請款商務通後防

鑿即於關稅坐支附餘論八條一洋寇行兵專用火隊
必開車路近水道少來法虜有事仍不過水攻北海陸
犯南關北海襲邕爲近海防陸寇窺龍爲通船頭兩廣
之防專駐此兩路可矣斷無崎嶇而過龍州之理今春
景軍西歸便屯牧馬意在規取太原非常格也一開關
必設關道兼理饒需省局員一龍爲前敵最衝移鎮不
如移提能統諸路一防洋寇與內匪異方今時局不能
先發專恃礮臺礮壘必設專營戍守以便守臺練勇豫
造地營不能倉卒旋募一
廷旨語意似在增制兵綠營積習糜饒無用一洞前奏

寄人籬下泣涕一日願卸兵獨隨入滇再四開導他省
可隨往滇獨不宜若黃屯思陵而底營留龍黃疑有外
彼意二也崧已束裝移營匪易仍屯下凍亦是一策本
日讀留勘桂界電奏言下凍關係頗切營若移廉有無
未便黃移思陵近廣界或猶有說然底營宜同紮一處
以便唐牧照料而慰黃心請示移否若底營移龍不獨
無地可屯且舉動令人不解不宜行崧肅復冬

十月初三日香帥來電唐主政唐牧鏡沅奏留閣下不
赴滇者爲其可繫越人之心兼防游匪也游匪已爲我
化何能爲我患乎設義民竟復北圻安用邊防乎今留

桂之請不行接濟又多訛言是天不興越鄙人一腔熱血已成畫餅然則留三營於崎嶇荒僻之下凍徒看斥堠耳有何取義以此羈黃已不值羈閣下更無謂矣東省議又以東饟久供西戍不願故擬移黃思陵以通東氣閣下既以底營付鏡沅渠管龍局勢不能離欲移底營於龍者以就鏡沅也不肯令鏡沅離龍者恐桂營龍局全撤從此與南關隔絕並與越中消息不通以後無從經營也此意他人或不解閣下亦不解乎若底營可併移思陵鏡沅能照料更妙自當令併黃同屯即酌復至下凍應請桂軍填紮閣下既赴滇主將去則軍情迴

十萬買礮專為龍言所指三路皆中路也今通籌全邊之路礮似不敷須另籌一桂關既開桂釐必減然關稅必可相敵一此次勘界派往繪圖好手頗多趁此令用西法詳繪邊防全圖測算須準不可率舛以上愚慮如此未必有當姑以備採

請纓客曰廣西提督向駐柳州府今移駐龍州柳府設鎮龍州設太平歸順道兼理商務邊勇隸於提督皆本南皮此議而奏請垂為定制者也惟協饗歲為數幾何考成能否照西征例礮臺能否籌費密置未得其詳此議於桂邊形勢簡括無遺一覽了然防費亦不甚鉅洵

爲簡當經久之策特錄之爲留心邊務者有所稽考焉
籌邊奏疏當必更詳惜未得見然窾要已備於此矣十
月初二日電香帥議起程屯營事宜先是香帥奏留勘
桂界得

旨不允因議再裁二營留一營並黃守忠兩營初議黃
兩營調紮廉州繼議紮思陵另一營移紮龍州余思駐
龍無謂請仍屯下凍或併紮思陵交唐芷菴照料電香
帥曰下凍至龍五十里龍至思陵二百四十里相距太
遠彼此難顧一也守忠愚直前見景軍僅留一營渠部
兩營仍舊意不自安堅請裁撤且恐崧從此遠離渠另

別且馮營所存無多移東軍捍東境措詞尙不難速復
唐牧如有所見亦准電陳洞江

請纓客曰昔胡文忠嘗笑葉崑臣爲兩廣總督而忘廣
西何耕雲爲兩江總督而忘安徽大抵督臣只知經營
於所駐之地而於兼轄省分或往往略焉南皮於津約
已成桂邊初定之後猶有每飯不忘鉅鹿之意觀此電
雖尋常問答而悲天憫人往復纏綿之意流露行閒有
心人閱之能不愴然涕下乎余電復三營併紮思陵從
之

十月初六日由下凍起程隨營親友員弁多遣回鄉帶

親兵百名差弁十人另帶文員數人本日抵龍州

十月初七日由龍州起程李護院率文武各員送行河干乘船赴邕

十月十七日抵南甯晤淵亭及鎮道府縣各官是時香帥從余所議檄淵亭率部赴廣州候調遣並以五千金購大宅屬淵亭挈眷赴東淵亭請置家屬於賓州不欲俱東其妻賓州人也

十月十九日香帥電報十八日

上諭福建臺灣道兼按察使銜著唐景崧補授欽此

十月二十四日淵亭赴賓州令其半月回邕余在舟候

之時周閣學生霖已過南甯入滇境勘桂界使臣鄧鴻臚王李兩觀察已抵龍州法使六人抵諒山法使議勘桂畢始勘雲界

十一月十六日香帥會同鄧鴻臚李護撫電奏留余先辦桂界再往勘雲界十七日奉電

旨鄧承修張之洞電奏暫留唐景崧隨勘桂界等語唐景崧留粵則查勘雲界少人襄理且該道熟於雲省地方著仍遵前旨赴雲毋遲欽此

十一月淵亭定二十四日拔隊東下所部千人編爲五營一切籌商已定余先於二十二日起程入雲南所部

景字營在桂邊者於十二月俱撤銷

請纓客曰余以都下閒曹忽作奇舉請纓而出萬里招劉為破虜固邊之計而劉則起躡靡常余亦飄忽無著蓋至是始有結束焉劉旋奉

命授南澳鎮總兵官仍隸南皮節下改籍廣東欽州與馮萃亭軍門結姻遂家欽州余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抵雲南開化府岑宮保周大臣與隨帶司員戶部郎中張其濬戶部主事李慶雲工部主事關廣槐均駐此岑周李關皆鄉人也隨同勘界葉顧之觀察並在焉法使未來閒居以俟十二年丙戌二月余與李郁卿出馬白關

直至河陽踏看界址旋開化督率洋學生繪圖五月法派狄隆狄塞爾達魯等至保勝會勘六月初一日余偕葉顧之赴河口汎隔河即保勝也周大臣繼至岑宮保駐入寨古林箐等處不願往見法人維時沿邊越民游勇四面蠶屯法約我履勘龍膊河行不及百里被戕十餘人不敢行乃議較圖定界河口瘴厲極盛兼值伏暑觸疫輒死葉顧之父子病歿余適邁瘡疾困頓牀蓐強起理事每會法使忍痛而談其苦萬狀九月二十二日隨周大臣過保勝畫押事竣旋開化取道兩粵十三年丁亥乃航海而赴臺灣道任勘界無日記且與請纓之

始願不合嘗悒悒焉故同事皆邀獎余獨辭賞惟當日所較邊圖或親履其地或繪圖學生往勘頗極精詳沿邊分五圖其自龍膊河以東直至獠人寨接廣西界分作四圖自龍膊河以西一圖此段接越南十州三猛界極荒奇瘴人跡罕至彼此圖且不符而我土司猛梭本屬越地滇亂復投入越至是法使與我爭之遂姑懸此圖留待將來補議嗣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駐京法使以猛梭歸越而以馬白關外自小賭咒河起至南丹將近百里地方並都竜在內歸於雲南南丹有險可扼猛梭荒僻難控則是以無用易有用極合機宜其所

校圖每一圖爲一段附以說所謂節略是也附載於後爲天下留心邊務者得所稽覽焉兩廣界務亦於十三年夏閒勘定於是廣東之欽州滇桂之沿邊五千里緊與法鄰寇在門闔伸足卽入堂奧西南安枕無日經世君子其可忽乎哉

滇越勘界節畧

第一段節畧

光緒十二年八月初六日中法勘界大臣等辨認界務自龍膊河入紅河處所起至雲南新店外與北圻猛康之狗頭寨外交界處止勘得如後由龍膊河口起沿紅

河至保勝南西河口止以河中爲界此段紅河北岸屬雲南南岸屬北圻又河內靠北岸之洲屬雲南靠南岸之洲屬北圻或有後長之洲均應各屬靠近之岸由南西河入紅河處所起至壩結河入南西河處所止此段南西河以河中爲界北岸屬雲南南岸屬北圻自壩結河口以上之南西河全河歸雲南由壩結河口起至越村谷方華村哥峯以下側近止此段壩結河以河中爲界西岸屬雲南東岸屬北圻於谷方哥峯以下側近起界出壩結河登西岸陸路而經於越村谷方華村哥峯之閒從此向東北至雲南新店外與北圻猛康之狗頭

寨外交界處止其界限分別所經圖上註明雲南之老凹廠崖那芹菜塘水碓房獨木橋黑山坡綻塘新店各地處北圻之那正谷甘隴懷溪朝南寨諗至龍角坪榮車榮姪狗頭寨各地處並繪明界綫其綫以西之地屬雲南綫以東之地屬北圻以上水陸界地各自註明此外所有地名山名水名未經載入者在雲南界綫內屬雲南在北圻界綫內屬北圻此項節略中法文字各兩分彼此畫押各執中法文各一分並附辨認明確界圖各一分

第二段節略

請纓日記

卷十

完

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九日中法勘界大臣等辨認界限
勘得自雲南新店外與北圻狗頭寨外交界之處起陸
路界綫向東入於小賭咒河向東北至界圖註明雲南
之天生橋此節界限以河中爲界河以北屬雲南河以
南屬北圻自雲南之天生橋起向東北至雲南之碑亭
卡仍以小賭咒河河中爲界按照界圖分別雲南之新
窩卡多羅卡法支革大小冷卡碑亭卡北圻之聚仁社
馬鞍山自雲南碑亭卡河中界限稍上入於小溪中小溪
台流小賭咒河處所以向東又出小溪南岸陸路向
東至北圻高棧橋處所界限入於漫冲河中由此以西
全河歸雲

南順河中爲界東至雲南之漫冲北圻之漫冲此節界
限按照界圖分別雲南之新卡木兔底卡菊花山兔達
漫冲北圻之上董亭聚和社高棧橋漫冲自雲南之漫
冲北圻之漫冲河界盡處登北岸陸路按照界圖向北
小偏西即折向東北至雲南之天生橋即上藤橋北圻
之孟牙寨此節界限分別雲南之南亮河牛羊坪卡牛
羊河天生橋即上藤橋以上之北圻之南亮寨小麻栗
坡孟牙寨自雲南之天生橋上藤橋北圻之孟牙寨至
雲南之白營盤卡相對北圻之趕掌寨處所按照界圖
以大河河中爲界分別雲南之中卡南迷下藤橋南丁

灣子寨三保寨老崖寨白營盤卡北圻之阿基趕掌寨
自雲南白營盤卡相對北圻趕掌寨大河處所界限自
河中出於北岸按照界圖向東至牛羊河將入大河之
處界綫截此節界限分別雲南之南腊寨林家寨滴達
坡南歐卡蘇麻地馬茅達秧坡雲南北圻在馬鹿塘田
冲石盆水雲南北圻在石芭蕉嶺寨芭蕉嶺卡茅草坪
荒田傜人寨卡至牛羊河界綫截止處以上牛羊全北
圻之扒子寨平夷社南歪寨上勝社新店吊竹青達秧
坡北圻雲南在石盆水北圻雲南在芭蕉嶺湖廣寨
下勝社大杆嶺至牛羊河界綫截止處以上均辨認明

確自牛羊河將入大河之處牛羊河西界起至北保船
頭止中國勘界大臣等查此段大河係以河中為界又
查南洞卡小河之東係以流水洞老隘坎為界流水洞
老隘坎雲南各有一半界綫出其中向北直至綠水河
東崖外與馬白相近之處止法國勘界大臣等查有未
合此節界限係經於大河之北公同議定現時不畫界
綫俟將來能履勘時或兩國邊員或另派員會勘清楚
後再行畫綫定界惟自綠水河東岸外於雲南三文冲
北圻高馬白相對處所起彼此仍定界綫以上界地各
自註明此外地名山名水名未經載入者在雲南界綫

內屬雲南在北圻界綫內屬北圻此項節略泐文字各
兩分彼此畫押各執泐文各一分並附界圖各一分

第三段節略

光緒十二年九月初二日中法勘界大臣等辨認界限
勘得自綠水河之東岸以外於雲南三文冲北圻高馬
白相對處所起界綫向北稍偏東至雲南之棒甲北圻
之茅草坡此段界限分別雲南之中寨温家箐偏那棒
甲北圻之慢生富靈社空江那竜大冲茅草坡自雲南
之棒甲北圻之茅草坡界限按照界圖向東稍偏北至
雲南之馬江北圻之統勒此段界限分別雲南之達尾

那郎卡那敦卡丁郎龍歪奎布崖腊那呼卡大卡扣滿
魁因卡竜恩卡扣覽未洒掃卡普竜未茅山卡統罷統
仰統拜普弄小卡寨小未猴子卡穿洞卡毛稗卡馬生
卡馬江北圻之那令崔脚白石崖八大山普勞普地寨
谷莊江苗江麗小普竜統林統羅湯莫普高同文社普
那安朗大隴普棒安嶺堡百的社牡丹社茶平統勒自
雲南之馬江北圻之統勒界限按照界圖向東北至普
梅河於雲南爛泥溝北圻竜古寨之間止此段界限分
別雲南之馬江卡朋尙大山此山為雲南北圻各馬蘇
有一半在山脊馬蘇
馬蚌竜戛卡普梅河卡子寨木歐卡爛泥溝北圻之底

定縣馬弄馬拉朋尙大山麓一山為雲南北折路龍古寨
境以上界限各自註明此外地名山名水名未經載入
者在雲南界綫內屬雲南在北圻界綫內屬北圻此項
節略泐文字各兩分彼此畫押各執泐文各一分並附
辨認明確界圖各一分

第四段節略

光緒十二年九月十二日中法勘界大臣等辨認界限
勘得自雲南爛泥溝北圻龍古寨相對之間起至雲南
涼水井北圻殘那相對之間止以普梅河河中為界此

節界限按照界圖分別雲南之木杠木桑馬邦山馬邦
寨篾那寨篾那卡譚家壩篾弄涼水井卡涼水井北圻
之篾布篾邦自雲南涼水井北圻篾邦相對之河界盡
處界限出河上岸向東將至雲南田蓬街轉向南至雲
南沙人寨外折向東北至雲南猴子洞折向東南至雲
南傜人寨對北圻龍蘭街止此節界限按照界圖分別
雲南之石丫口卡竜哈寨苗塘子龍潭竜哈卡哈坑寨
哈坑卡平寨龍薄田蓬街沙人寨橋頭寨黃家灣小灣
傜人灣流水坪猴子洞乾河達論田尾小龍蘭坡門寨
中河卡麻萐卡小卡寨白藤山傜人寨北圻之上渡上

蓬新街中蓬格蕩麻欄格浪下蓬龍蘭街中國勘界大臣等查雲南傜人寨北圻龍蘭街均接廣西達省界由龍蘭街及普梅河之下渡以南查非雲南現界應由中國勘廣西界之大臣等與法國勘界大臣等自行會勘再法國勘界大臣等查雲南與廣西交界係在者賴河以東中國勘界大臣等查此河並不由雲南流入北圻實係由雲南流入廣西境內再出廣西界入北圻無關滇越分界之事今附註入節略以上界地各自註明此外地名山名水名未經載入者在雲南界綫內屬雲南在北圻界綫內屬北圻此項節略泐文字各兩分彼此

畫押各執泐文各一分並附辨認明確界圖各一分

第五段節略

光緒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中法勘界大臣等以滇越現在之界自龍膊河入紅河處所起以紅河至雲南之傜人寨北圻之龍蘭街止業經會同辨認茲公議由龍膊河口起雲南北圻尙未經辨認交界處所一段較圖認辨彼此意見不合現因此段邊界梗阻當時不能履勘故按照本年七月二十九日所立節略第五條已定辦法應各請示於本國其將來如何勘定並於何時勘定應由兩國商訂此項節略泐文字各兩分彼此畫押

各執坤文各一分

欽差勘界大臣內閣部堂周 押

欽差勘界大臣雲貴總督部堂岑 押

欽差同勘界務福建臺灣道唐 押

欽差總理勘定邊界大臣駐越幫辦大臣狄隆 押

欽差勘定邊界事務副將官狄塞爾 押

欽差勘定邊界事務參將官達魯 押

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十月十九日保勝老街畫押

請纓客曰近聞通商議在臨安府蒙自縣由越南紅江船行經保勝直達蠻耗再陸行百數十里即蒙自將來

滇如有警寇必專趨蒙自保勝以上河道雖淺不能行船而彼由南岸陸行乃北圻地我難阻之寇趨蒙自則已入我腹地矣所有河口汎及馬白關沿邊一帶之防營皆落後無所用之蒙自距省僅十站故今日滇防以重扼蒙自為要著桂邊要隘已見南皮所議然尤以廉州之北海為重此關兩省命脈地在粵東而關係粵西更緊明者當能微會之也通商議在龍州李鑑堂力爭不可今竟在龍州



跋

溯自用兵海上以強敵受我重創爲泰西各國所震懾者惟越南法蘭西一役癸未甲申之交和鈞謬參使事駐日斯巴里亞國時西報電傳法越事無虛日繼載有中國克秘審色克得隸博亞阿夫西位爾阿斐士主畫軍事號召聯絡所向克捷譯諸英文蓋言有奉使者吏部郎官也亟走函詢曾劾剛星使始諗公出關謀越大畧深以不獲侍行陣執鞭弭爲憾歲己丑從事臺南屬公左右獲讀請纓日記十卷詳繹顛末證以夙聞竊歎公出關以來跋涉數千里無尺寸憑藉惟以忠義相激

發從容樽俎指揮大定安反側馭桀驚拊循慰勉固結
一心以械鈍糧竭之眾轉戰深入馘斬精銳俘獲酋虜
不可數計厥後宣光之役法軍挫衄阡危全圻震動馴
至告警乞援法之國會議兵議餉羣起交訐宰執避位
綜西報之縷列實與公是編相表裏也和鈞循覽數
過棖觸舊懷謹綴數語以爲曩日軍情時事之一證云
光緒己丑七月屬吏朱和鈞謹識

跋

越南爲我

聖清藩服恪修職貢二百餘年今王阮氏由阮福映傳
至阮福時八十餘年矣咸豐年間法蘭西擾其南六省
戰八年取之改稱西貢旋即行成而法蹤猶未至北圻
也同治年間雲南提督馬如龍購西洋火器已革同知
李玉墀航海取道越南甯海汎入紅江達滇境此番舶
入北圻之始十二年法蘭西借釁破河內劉永福陣斬
其酋仍即議和遂以甯海汎爲通商口岸繼則代越權
稅於東京越君臣私與立約不與我中國知之光緒六

七年間西貢五畫酋李威利覷越孱懦起意吞滅並豔我雲南之礦利法院執政猶疑越南爲我藩屬礙公法計未決且慮勞師李威利力稱全圻一鼓可下堅主用兵八年五月十三日突率五百人攻河內據其城當是時廣西防軍十二營在鎮南關外勦土匪陸之平記名提督黃桂蘭統之是爲左江左路軍候補道趙沃統五營駐歸順小鎮安一帶是爲左江右路軍雌伏守邊於河內軍情未敢過問滇邊向無防軍至是馬白關外始屯數營雲南布政使唐炯奉

命籌防駐蒙自縣去河內千有餘里兩省防務介諸不

即不離之間聊稱善策焉余官京師於海國情形麤有涉獵環顧九州慨然有縱橫海外之想河南才士黃曉嘗跳蕩負奇氣兩人相與於窮廬風雪中時時以越南爲說曉嘗溺死珠江酒艇下余十五年吏部主事潦倒文選司中而越南之難適起乃伏

闕上籌護藩邦之疏

敕下往滇中書舍人謝子石爲繪萬里請纓圖以壯行色自出都門日有筆記是年壬午爲第一卷錄副寄京癸未所記特詳甲申二月北甯失守橐棄城中繼駐壘於諒山之巴壇嶺羽書火急之下抽毫追憶僅撮大端

養疴龍州遂爾閣筆八月領軍出關復有記自十二月十一日宣光戰後日夕從事鞭弭仍廢不書乙酉款議成遂遵

敕班師而入關焉計南征三載與西虜旗鼓相當大小十餘戰未嘗不繫頸帳下懸頭藁街而請纓之志終憾未償零編斷帙束置於叢殘伍籍之中首尾不完或曰中外用兵蓋以此次爲最久而接戰爲最烈也不可不記南交忽屬泰西爲二千年來未有之大變不可不記泰西爲我

國讎咸豐庚申後劉永福首起擊之不可不記書生走

即不離之間聊稱善策焉余官京師於海國情形麤有涉獵環顧九州慨然有縱橫海外之想河南才士黃曉峯跳蕩負奇氣兩人相與於窮廬風雪中時時以越南爲說曉峯溺死珠江酒艇下余十五年吏部主事潦倒文選司中而越南之難適起乃伏

闕上籌護藩邦之疏

敕下往滇中書舍人謝子石爲繪萬里請纓圖以壯行色自出都門日有筆記是年壬午爲第一卷錄副寄京癸未所記特詳甲申二月北甯失守橐棄城中繼駐壘於諒山之巴壇嶺羽書火急之下抽毫追憶僅撮大端

養痾龍州遂爾閣筆八月領軍出關復有記自十二月十一日宣光戰後日夕從事鞭弭仍廢不書乙酉款議成遂遵

敕班師而入關焉計南征三載與西虜旗鼓相當大小十餘戰未嘗不繫頸帳下懸頭藁街而請纓之志終憾未償零編斷帙束置於叢殘伍籍之中首尾不完或曰中外用兵蓋以此次爲最久而接戰爲最烈也不可不記南交忽屬泰西爲二千年來未有之大變不可不記泰西爲我

國讎咸豐庚申後劉永福首起擊之不可不記書生走

萬里馭異域梟將提一旅偏師轉戰二年目睹兵戎始末不可不記於是搜輯軍報編綴舊稟得十卷名曰請纓日記雖不免屢蕪絀漏之病而軍事之宏綱要蹟始卒兼賅其中得失是非足以備鑒來茲有裨時務而事必徵實尤可爲後世史官得所依據焉

光緒十四年歲次戊子六月 居景崧識於臺灣道署

跋

光緒戊子六月編綴日記成竊念書名請纓緣謝子石
舍人贈圖而起而是圖實爲龍松琴農部所作並許題
詩蓋覓句堂中交情繾綣悲歡離合嘗有以此種詞翰流
落人間也圖成而松琴難作不果加墨子石倡題一詩
恩恩付余亦不及徵詠圖留京邸計已無存及日記繕
畢 太夫人乃曰請纓圖早渡海來矣亟搜以出展睹
如新紙額籤曰請繪萬里請纓圖爲送唐吏部之越南
松琴墨也子石詩曰瀛環以外聲華起神州今有奇異
子材非蹶張氣瑰璋狀貌退然文士耳今之吏部前七

史十年飢索長安米一旦請纓行萬里萬里日南盜如
蟻島夷交乘危卵累剝牀恐及膚亡唇終累齒

朝廷南顧憂兵端戒毋啓君乃蹶然興奮筆書長紙九
眞吾屏蔽地匪珠崖比羣盜亦吾民聯之臂使指見兵
取郅支開屯當戍已不費一金折一矢以盜攻夷熊搏
兕書奏

天顏喜皇華奉

廷使韋杜城南秋雨晴五雲回望天尺咫富良江上瘴
煙濃一肩蕭瑟羞行李吁嗟乎男兒作健甯顧此奉君
一杯君行矣其圖爲狀短衣匹馬男子拱別於春明門

外譙樓一角煙樹蒼涼極有易水荆卿一顧而去之概
惜乎匕首不靈虎狼不死天平人乎有同慨夫特誌原
委於此使後之覽者知記外有圖考古流連餘興不盡
更當索我於五百年後零縑斷楮之中云癸巳刊成再
識於臺灣布政使署

